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zheng an wen yi zuo pin cong shu



中
篇
小
说
卷

尹珍故里 文化之乡 · 尹珍故里 文化之乡 · 尹珍故里 文化之乡



遵义市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中篇小说卷

遵义市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中篇小说卷

正安县文联 编印

道真县光明印刷厂印刷

2003年8月第一版 2003年8月第一次印刷

850 × 1186 32开本 14.3印张 384千字

印数1—1000册

黔新出[图书]2002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303号

序

中共正安县委书记 刘兴万

正安这一片土地是神奇的。她充满着文学艺术的幻想，活跃着小说家、书画家的精灵。早在东汉时期，文化先贤尹珍长途跋涉奔赴中原求学，学成后返回故里传播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开拓西南文化教育的鼻祖。更为神奇的是近年在新州大城和小雅镇出土了两件文物，一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甬钟，另一件是春秋时期的鐙釭，由此可见其文化的渊远流长了。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新中国诞生后的这半个世纪中，正安涌现了数以百计的小说家、诗人、书画家和各类艺术家，他们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不仅在省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占领了中国文坛的一席之地，有的甚至走出了国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诵发行。

正安的文学艺术事业成果辉煌，大有希望。

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正安文艺作品丛书》诚然，就丛书的出版意义而言，我们是明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启示了我们的目的，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实质使我们产生了激动的力量。简而言之，就是向社会展示正安的文化魅力，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这也是与西部大开发对接的一项举措。

这部丛书是浩大宏观的，她由《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

《小小说卷》、《散文卷》、《校园文学卷》、《古体诗词卷》、《现代诗歌卷》、《戏剧曲艺卷》、《民间文学卷》、《书法卷》、《美术摄影卷》、《报告文学卷》等十二卷组成。编辑宗旨是严谨的，力求精选，力求广泛，厚重精品意识。

时下，不少人只强调文艺的娱乐功能，误导人们远离崇高、疏离高雅，只关心物质利益，只关心身边琐事，或追求卑微乃至猥琐庸俗的生活方式，这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是不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我们编辑出版发行这套丛书，是一次非常的举动，是一次与这种物欲庸俗者的抵抗和消解。

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要懂得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应当具备文艺素质。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十之八九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你要作政治工作，你不懂人学，不研究人学，你的政治工作是一定很糟糕的。因此，县委县政府对文学艺术事业极其重视，在人力财力上都作了应有的倾斜。我县办有《正安报》、《正安文艺报》、《芙蓉江文艺》。这两报一刊都办得还不错，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我们已着手筹建“尹珍文化研究会”，建立了“凤鸣书画院”。我县的文艺创作非常活跃，已经成立了三年的“珍州文学沙龙”，凝聚了我县三十余位文学精英。三年来，佳作不断涌现，引起省市文联的高度重视，触动了《山花》编辑部和南京市文联以及《青春》杂志社前来我县作文艺交流。最近，《贵州日报》又将以整版篇幅编发《正安文艺作品特辑》，以体现对我县文艺事业的关注及重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今天，一个边穷小县的文学艺术带来有如此的繁荣景象，不得不让他们惊讶赞赏。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一场举世瞩目的政治经济体制改

革，部分知识分子在一种虚假的伦理旗帜下进行着迎合着大众消极心理的苍白表演。这种表演式的态度行径不仅滋长了“文化名流”们的道德虚荣心和精神撒娇的欲望，也使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历史感和使命感及其人文价值受到了损害。这样的结果无疑会导致民族精神的淡化和荒漠。

鉴此，我们丛书的编辑牢牢把握了弘扬民族精神，高唱时代主旋律的原则要求。丛书所选作品均源于生活，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张扬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是一幅充分展示正安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的时代画卷。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套丛书，将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了解正安、关心正安，并将大力支持正安的建设。若此，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就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了。

目 录

序	刘兴万	
重阳	石 定	1
青色的石板街	赵剑平	35
三个岳母	赵进争	89
黑山坳风景	王美泉	105
遗憾	陈义忠	125
天上没有云朵	王 华	143
青蛙跳舞	杨 欧	180
岁月的子弹	刘世杰	219
野恋	刘祖建	254
代价	宋晓路	273
深宅大院	王 龙	302
走进快餐店	简祖奎	318
山女	秦岭、李勇	335
山高镇远	秦 丰	358
小镇风月	罗遵义	382
花开时节	雷 霖	411
后记		444

重 阳

石定

上 篇

木莲溪从深山崖谷流出来，流过青桐塘这一片肥沃的田坝，往下四五里便到水溪场，在那儿汇入米粮渡大河，流往四川边境上去。玉秀的家，就在溪边碾房坎上，与寨子隔着一道山湾，屋后是崖，是山林，门前则是赶水溪场的大路。旁边一座小小的石拱桥，把这一处竹树荫蔽的农家小院和对面田坝连在一起。

赶场的人，凡从这人家门前过路的，都认得玉秀母女。母亲是个很能干的中年女人，性情温和而宽厚，因为丈夫在县里的煤厂工作，就独自承担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全部操持，且要服侍公婆和哺养孩子，情形是颇为辛苦的。女儿呢，则因还不到懂得这辛苦的年纪，每日里无拘无束，幼稚如山上吃奶的黄鹿，活泼如溪中游动的一尾小鱼。常常穿一件红花小袄，扎两只羊角小辫，或在门前的晒筐里逗猫猫打滚，或在篱边的菜园中捉粉蝶，或赤脚在溪中水浅处捡白色的石子和小小的蚌壳，又常在碾房的横轴上爬上爬下，无一不是小孩子好玩的事情。有时还会看见她伏在路边的草丛里，把脸贴着地面，好像是睡着了。过路的人走过去轻轻拍她两下，说：“玉秀，玉秀，不要

在这里睡，怕虫虫咬。”这女孩儿便如从梦中惊醒一般，抬起忽闪忽闪的黑黑大眼睛，说：“我没有睡，我在听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摆龙门阵。”那人笑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摆龙门阵？”

“满公告诉我的。满公说听见他们讲的话，就知道今年雨水好不好，庄稼好不好，鸭子肯不肯生蛋。”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些什么？”

“他们还没有来。”接着就听见竹林里有斑鸠唤雨的声音，便用手掩住小嘴，也朝田坝上“咕咕，咕咕”地呼唤……

不知不觉中，这女孩子长到十二岁了。

重阳前后，在收割了的田坝上，有鸭棚子来歇息。放鸭的满公，头上缠着白帕，裤子挽得高高的，“来呀——来来来”的吆唤着，用长长的放鸭竿赶着他的鸭群，慢慢地从远处的田坎上走过来，白胡子一飘一飘的，好像一点不忙，好生安闲的样子。那条被叫做黑犬的狗，便跟在他的脚边，顽皮地吠几声，扑窜着戏弄擅自离队的鸭子。而打前站的那个中年鸭客，把扛着的鸭棚子放在选好的一块谷桩田里，就开始用竹篱笆围起一个鸭圈……他们是从高山下来的，趁坝子上割谷的季节下来放一趟鸭，已经走过好多地方了。每年古历九月初，就从水溪场上来，在这里住几天之后，又赶着鸭群沿溪而上，走走停停，寻找可以放鸭的空旷山田。当繁霜夜降，草木凋零的时候，便将大部份鸭子杀了送到近处乡场上卖了，赶回那个叫鸭坝的小山村去，交清一年的副业款，折合劳日分几百斤毛粮，在另一种忙碌和寂寞中打发一冬三月的寒冷日子。直到第二年开春孵出一群唧唧的小鸭子，才又唤起对生活的那一片热情，觉得自己还应该尽一份责任，引着这些小生命到天底下去走一程。于是又开始收拾闲搁了一冬的破烂的鸭棚了，安顿一个长长的路途，一个放鸭人平凡的飘泊生涯……

鸭群唧唧叫着，从这一丘田扑进那一丘田，爱在只剩下谷桩的浅水田里找谷子吃，找鱼鳅吃；爱在溪中凫水迷水……而鸭棚子歇下来，就和玉秀家隔溪相望。这正是落霞映照的美丽黄昏，长溪清澈如练，田坝空阔而安宁；远处山脚的树林上面有薄雾浮起，有人家户做晚饭的柴烟浮起……满公把鸭群圈好，就提着一只装酒的葫芦，一边从桥上走过来，一边大声说，“玉秀，玉秀，我到你家来过重阳！”…

...

大略因为玉秀的婆是鸭坝的人，和满公是血表姐弟，所以满公每年放鸭都要从这里过，说是来看看老姐姐。但或者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就为的是来和玉秀玩一回，像小孩子一样和她坐在溪岸上做斗草的游戏，用细篾丝给她编一只关蟋蟀的小笼子，或看她读书写字，讲些好笑的故事给她听。如今老姐姐早已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的那份责任，在上前年冬天安静地死去了，和比她先去几年的玉秀的公埋在一起，而满公到时候还是来，来时必定去那坟上看看。玉秀也跟着去，摆上山果黄梨之类的祭品，听满公讲婆婆和公公生前为人的许多好处，许多纯朴厚道的事情，就如同听一个人情美好的故事，小小的心上便朦胧地有一种温柔美好的东西浮起来……

按这地方的风俗，重阳节各家都要打糍粑，玉秀想到满公要来了，前几天就跑去占碾房，催着妈快把糯谷背去碾。可是分得的糯谷够不上碾一槽，而且要留来过年，母亲便只撮几升出来用碓舂。重阳这天早上，玉秀把糯米淘好，把黄豆炒好推成面，才到水溪场去读书，沿路看田坝是不是有鸭棚子。放学回来，见满公还没到，心想必定是在商店卖了鸭蛋等着打酒称糖，便急着叫妈赶快蒸糯米。

满公一来，玉秀老远就看见了，她想喊他，想跑过桥去接他，给他背酒葫芦。可是又想：“你怎么不天黑才来，我好打着火槁去找你。你可晓得人家等够了也会生气？”于是好像果然生起气来，把木梯搭在院坝里的梨树上，提着竹篮爬上树去摘梨子。梨子像秤砣；又甜又大，就叫秤砣梨。快要黄熟的时候，玉秀就选那大个的用棕包好，怕吹大风落下来摔坏，也防蜂子螫起疙瘩，要留着等满公来才摘。听见满公喊她了，她就攀住树桠，把脸藏在树叶稠密的地方，心里说：“你喊我不答应，你找不到我，我也要你着急。你急了，我跳下来吓你一跳。”但满公不急，不问玉秀哪里去了，也不朝树上看看，只把木梯移开一眯，坐在下面的石磴上和玉秀爹说话，说沿途放鸭所遇所见的事情，或朱家沟大煤厂的事情。玉秀爹就在那煤厂工作，他是请假回来过重阳节的。

玉秀见他们把话越扯越远，便摘一片树叶丢下来，正好丢在满公头上，满公还是不理睬，就顶着那树叶说话，而且抱着葫芦开始呷酒，呷一口酒，把嘴咂几下，说：“唔，不错的。”好像就只是赞扬他的酒好，别的什么都不在意。玉秀想起有一次满公也夸他的酒好，结

果其实是因为买不到酒，只装了半葫芦的水，就扑哧一声笑起来，想往下跳，可是心里虚，又不敢跳，便摇着树枝喊叫：“满公，满公，我要下来！”满公这才仰起脸看树上，作出惊讶神态说：

“啊呀，怎么树上有只小猴三？”

“不是小猴三，是我。”

“你是哪一个，你是哪家的女？”

“哪一个，对门山上坐，我是玉秀。”

“你不是玉秀，你是天上贬下凡尘的小妖精。你在做什么，在偷人生果？”

“我在给你摘梨子。满树是这几个梨子最大，棕包都托不住了，你要不要？”

“是留给我的，我怎么不要？我正等着你的梨子下酒哩，你丢下来吧。”满公说着站起来，把葫芦放在石磴上，牵起衣襟接住玉秀丢下的梨子，然后将木梯搭好，把她从树上接下来。

天已经黑了。头天还下毛雨。这一晚却有半轮月亮，是重阳节难得的好天气。月光淡淡的，半明半暗的山，山影朦胧，树影朦胧，田坝也一片朦胧……远远见那中年鸭客，在鸭棚子前面烧起一堆火，正把铁罐用木杈吊在火上，大略是在煮夜饭吧。玉秀不喜欢这个人。他跟着满公来过好多次了，可还是很生疏的样子，脾气也怪，终日闷沉沉的，请他吃饭他也不来。听满公说，这鸭客的女人是大队支书的表妹，人倒能干，可是性情很乖张，待不得前妻生的儿子，小时打，大了骂，简直不把他当一个人。作丈夫的奈何她不得，就出来放鸭，一面是为省下家里的一份口粮，一面也为找点钱供儿子读书。那孩子叫何牛儿，在公社读初中，成绩很不错，但回家去就被后娘当一条牛使唤，有时饿着肚子去上学，就摘些山桃野李充饥，却从不在人面前露一点饿相……玉秀可怜何牛儿，看见那鸭客心里就不高兴，想说：“你为什么怕你的女人，为什么把你的儿子丢在家里受气？你是个最不中用的！”同时就想那何牛儿是什么样子，有好高好矮，穿的什么衣服，睡的什么床铺……

糯米已经蒸好，两个喝酒的人知道是该男人们使气力的时候了，就把甑子从滚水锅里抱起来，将糯米倒进碓窝里，各自操起一根木棒，趁热往碓窝里一下一下使劲舂。到糯米打成糍粑，两人已是满

头大汗了。玉秀打着松皮火把在一旁给他们照亮，想帮忙又帮不上，就说：“满公你歇一歇，你气都喘不匀了，歇会再打。”

满公用一甩手膀，用衣袖揩揩脸上的汗水，笑道：“我好吃，我想吃糍粑。不能歇，早些打好了我得吃。吃了糍粑补身体，好多放几年鸭子，积点钱给玉秀做一套嫁妆。”

玉秀说：“我不要嫁妆，我要和你去放鸭子。”

“放鸭子？这不行，这不是女儿家做的事情！”

“什么才是女儿家做的事情？”

“大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长大就会知道。”

玉秀还要问，可是爹说：“姑娘家不要话多，话多了是麻雀子。”

满公买来一斤白糖，是卖鸭蛋得的奖售，叫玉秀拿去拌在黄豆面里，用盘子盛出来给大家粘糍粑吃。坐在树影下，一边吃糍粑，一边看天上的月亮，看月亮边上的薄云，一边说着与这重阳节有关的一些古话，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

满公本来爱吃糯食，又喝过一阵酒，兴致正好，便叫玉秀把写的字拿来他看。借着煤油灯看过后，就夸着比去年写的又长进了，又说还要专心，将来去考女状元。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一双花袜子，说是奖赏玉秀的。老人一高兴，不觉又喝下半葫芦酒，脸红红的，话也多了，看样子已经有七八分醉意，突然间就低着嗓音唱起山歌来，唱的是放鸭人的歌：

放鸭放到山阳溪，
冷风毛雨打湿衣，
问我今夜何处宿，
三更野火五更鸡。

放鸭放到葛麻湾，
饿得鸭子打穿穿，
鸭子鸭子你莫叫，
过了今天有明天……

山阳溪是挨近湖南的一个乡场，葛麻湾在与四川交界的地方，都隔这里百多里路。玉秀听见满公唱这些歌，心头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就说：“满公，你不要唱这个，你唱这些歌叫人伤心，你唱点

好听的吧。”

满公用手背擦擦眼睛，嗤的笑了一下，很不好意思地说：“玉秀，你莫在意，是我颠东了，我不该唱这个歌。这是老年人的事情，不值得你们小孩子去想。我不唱了，我要回去困瞌睡。”说完站起来告辞，给照看鸭棚子的那个人带了两个糍粑和一只梨子，提着葫芦过桥去，一边走一边还喃喃地说：“我醉了，我颠东了，我不该唱那个歌！”

月亮已经从屋后的山林落下去。爹默默地点燃一支火把，去追赶那走进黑黑色色里的老人。

.....

有谁能体谅放鸭人的辛苦吗？

鸭棚子又窄又矮，像一只快要沉没的小小乌篷船，里面有一领黄篾席，一床薄薄的棉被，一盏马灯，有锅，有碗筷，这就是两个出门人的家，两个为生活奔波的飘泊者栖身之处。白天放鸭，赶着呷呷的鸭群在谷桩田里觅食，或者吆鸭子下溪中玩水，横着放鸭竿看到远山白云烟霞，心也想得远远的，觉得天地如此博大宽广，容得下整整一个漫长的人生，尽可以从容地走完自己这辈子要走的全部路程。而到夜里，一切都安静下来，连鸭群也不再叫唤，若还下雨，听雨点劈剥打着席棚，谁知在那一片昏黑之中又该想些什么？但或者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愿想，只望好好睡上一觉，到天明赶着鸭群上路，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但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想不到这许多曲折。玉秀希望满公不走，就住在她家，一年四季都在这里放鸭子。她觉得放鸭子是很好玩的，如果满公要她，她就和他一路去，一年回来一次，回来过重阳，回来看爹，看妈，看公和婆的坟，看见爸妈都平安，就又出门上路……

可是满公还是要走，走时也没有喊玉秀和他一路去。玉秀生气了，心想：“你总要老，总要走不动，你老了、走不动了，哪个给你煮饭，哪个给你洗衣裳？你应该把我带去。”看着满公走远了。看不见了，她问母亲：

“妈，妈，满公今晚在哪里住？”

“在鸭棚子里”

“鸭棚子歇在什么地方？”

母亲没有回答，也望着满公走去的那条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玉秀不敢问了，她知道妈为什么叹息。她曾听母亲说过，满公也曾有一个家，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可是都在生活紧张那年死去了。而后他就做了鸭客。一根放鸭竿，赶着春夏秋冬，也赶着他那孤独的人生路程。不知怎么的，在经过那一场人事的变故之后，他反而变得很通达了，常常爱喝一点酒，爱说一些笑话，好像这世间上什么也不值得他忧愁……

时间在改变一切，也在孕育和催动新的人事……秋天又来了，尽管似乎是很慢很慢地来的，似乎春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夏天还在做着悠长的梦，而秋的到来，却也带着喜悦，带着甜甜的气息。

重阳节又到了，玉秀家依然有往年过节的那一些准备。虽然还是集体做活路。还是有工作队来进行这样那样的教育，但明显地，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了，情况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弄得人心惶惶，而且把收回去的饲料地又重新划分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喂两槽猪或者几只鸡。从别处来的消息，说有的地方已在暗暗开始搞六二年那一套，干部睁只眼闭只眼，并不一定硬要干涉，那么庄稼人就还是有指望的，愿意把力气和汗水来换取土地的最好收成，决不会辜负正在将旧的一切更新着的这个时光。譬如做起活路来比过去要从容一点对家里事情的安排也要从容一点，心境呢，也几乎从从容容，就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改变了。

爹没有回来，大略因为煤厂的工作也开始正规，不再随便就能够请假。初九这天正好是星期日，玉秀一早去水溪打酒，听说满公的鸭棚子还在下面张家堡没有上来，便赶回家帮妈收拾一阵家务，打了一背篋猪草，又到崖上的枞树林子去捡了一篮新鲜蘑菇，回来才见田坝上有一座鸭棚，有一群鸭。可是不见满公。鸭棚好像要新一点，不像是满公的；放鸭的也不是玉秀认得的那个中年鸭客，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孩子。那男孩子身体单瘦，眼睛却很大，头发浅浅的，穿着一件白布对襟短褂，一条补巴蓝裤，一双磨损了的水草鞋。他的裤子卷在膝盖上，衣袖也挽起去，脚肚手膀和脖颈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是常年的风日晴雨中劳动过的模样。他也横着放鸭竿站在田坎上，呆呆地看着在田里觅食的鸭群，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玉秀隔溪望他。溪面只一丈多宽，把他看得十分清楚，心想必是个不学好的野孩子，为爹妈所恨，才撵出来跟人放鸭。因不见满公来，心里早有些埋怨，便对这男孩子生起气来，暗暗说：“这是满公放鸭的地方，你是什么人，也到这里来放！”后来，见他去鸭棚提了小木桶到桥下来打水，还把一件穿脏的衣服拿在水里搓洗，玉秀就更恼了。跑进屋去匆匆系上一匹小围腰，用竹篮装了那刚捡来的枞树蘑菇，也提到溪边来洗，就在那男孩子对面，脱了鞋，挽起裤子站在水里，隔着溪面一会儿捡石头打水里的小鱼，一会儿用脚拨动溪底的细河沙，故意把水弄得泼喇喇响，想惹恼他，和他吵一架来出气。

可是那一个却像没有看见一样，只顾低头搓洗衣服，过了一阵才抬起头望她一眼，说：“你把水弄浑了……你是不是玉秀？”

玉秀正要说话，却因踩在一块长了青苔的石头上，滑了一个趔趄。男孩呀地惊叫一声，连忙踩水过来扶她。玉秀站稳了，挑挑眉毛，好像这全是因为他，就冲着他弹出一手的水，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我不是玉秀。你怎么知道我是玉秀？你自家又是哪个？”

男孩子退回去，揩掉脸上的水珠，笑笑说：“我也不需要你管。我是放鸭子的。”

“放鸭子的，去，去，不准你到这里来放！”

“这地方不是你家的，为什么不准？”

“不是我家的。是我们生产队的。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要打你的鸭子！”玉秀把手叉着腰用脚踩一踩水，见那男孩子并不害怕，反笑着坐在石头上淌衣服，便从溪中摸起几颗白色石子，气冲冲地朝对面河坎上的田坝甩去。

但她几乎同时就吓了一跳，变得愕然了，因为那河坎上站着一个披着衣衫的老人，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土地公公一样，白胡子一飘一飘的，正是满公。满公一边用手遮挡那飞过去的石子，一边要笑不笑的朝她瞪眼睛，大声说：“咍，咍，玉秀，你这个悖时小妖精，你怎么欺侮老实人，你怎么打我的鸭子？”

玉秀有些慌张，把手在围腰上揩着，说：

“满公，你哪时来的啊，你在做什么？”

“我走累了，在鸭棚里晒瞌睡，梦见一个小妖精无缘无故找人家扯皮，梦见一个不惹事的碰到一个惹事的，一只黄鹿遇上一只小阳

雀”

“谁是黄鹿，谁是小阳雀？这放鸭的是哪一个？”

“他是何牛儿，是同我一路的。”

“何牛儿？……”玉秀吃惊了，很快就记起这个名字，记起满公说的那个中年鸭客和他儿子的事情，怔怔地看着眼前这男孩子，说：“何牛儿，我听说过你。可是不认得你。我刚才问你是谁，你怎么不说？你来。你来这边洗，这边的水清亮。”

何牛儿拧着衣服上的水，说：“我不过来了，我要提水去煮饭。”

玉秀说：“这水不能煮饭。你把桶拿过来，我到水井去帮你提。”

何牛儿想了想，说：“你提不起。我去提。”

“我提得起。妈上坡做活路，就是我在家里提水，煮饭，还要煮猪草喂猪。”

“那么我帮你洗菌子。”

“好，你帮我洗，洗来煮好了，你和满公都去我家吃，去我家过重阳。”

满公先是坐在河坎上吸叶子烟，笑咪咪地看两个孩子讲话，也不知想些什么事情；到玉秀把水提回来，和何牛儿一起洗菌子，才似乎想到了一点东西，也下到溪边来，问道：“玉秀，你今年几岁？”

玉秀把一个洗干净的菌子放到竹篮里，抬起脸说：“我今年十三岁。满公你忘了，我是六五年冬月十八生的。你后来对我说过，那天头晚下了一场大雪，你踩着雪跑来看我，说那雪像白玉一样洁净，就叫我玉秀。我还知道有一个人叫银秀，也是落雪生的，就是你的女，就是我的表娘娘。”

满公的脸色暗了一下，却又笑笑，咂咂叶子烟，说：“是的，是的，那雪好白净。我也对你说一个人，这个人生下来几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亲娘，他在梦里找她，在心里一声声喊她，也见不到娘的影子。……”

玉秀问：“他是谁？他在什么地方？”

何牛儿咬咬嘴唇，说：“满公，你不要再说了……”

“我怎么不说呢？我要说，我要说给玉秀听。”满公拍拍烟杆，又道：“玉秀，你还没有听懂么？我说的就是何牛儿。他今年十五岁你该喊他叫哥。你喊吧，你喊了我才高兴。”

玉秀看看何牛儿，不知怎地觉得有些害羞，但终于还是轻轻喊了一声，见何牛儿一下子脸红起来，就又觉得这很有意思，便朝他喊道：“哥，哥，你是我哥，你怎么不答应？”

何牛儿没有答应，只是向她笑了一下，说：“菌子洗完了，你提回去吧。”回头又对老人说：“满公，你去煮饭，我去放鸭子，好不好？”

“不好，不好，”满公摇摇头说：“该是你去放鸭子，玉秀去煮饭，我呢，我去玉秀家喝酒。”但接着又说：“也不好，也不好，还是你和玉秀一起去放鸭子，放了回来就在玉秀家过重阳。你是哥，她是妹，你去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说罢捋着白胡子嘿嘿笑起来。

放鸭子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玉秀正要叫何牛儿带她去，却见妈在桥头喊：“表叔，表叔，你怎么不进屋？你在说什么？”

满公回答道：“我在说一个笑话，我还要把这个笑话说给你听。我去把酒葫芦提起来，还有一篮好菌子！”

……下雨了，是九月的凉雨，斜斜的，细细的，如千丝万线被小风吹得断断续续，落在溪涧里，落在田坝上，湿了头发，湿了衣衫，湿了黑泥地上的脚印……

这样，在这个秋日的晚凉天气，玉秀就认识了她早就听说过的叫何牛儿的男孩子，而且知道他的父亲，那个默默地接受了命运安排的鸭客，已经在去年冬天死去。因为有那样一个后妈，何牛儿不能再上学，也不愿呆在家里受气，就跟了满公出来放鸭。满公心疼他，怕他冷，怕他饿，怕他想不开，晚上坐在鸭棚边烤火，就对他说：“何牛儿，我没有儿女，你没有爹妈，你就当我是你的老人，我们是一家人。你年轻得很，不要把日子看得太艰难。这世界是年轻人的，这人间的美好事物也要年轻人去创造。我老了，我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但是我要做。到哪天我也去了，就当去晒一个长长的瞌睡。你呢，我不要你哭，只要你到时候去我坟上看看，记得有一个爱说笑话的老人曾在这世上走过一遭，这就行了。”

玉秀的眼睛有点红，睫毛上闪着泪光，抹去了，说：“何牛儿，你不要难过。你就是我哥，我就是你妹。满公心痛你，我和我爸妈也心疼你，我们也是一家人。你来和我们一起住，和我一路去水溪场读书，你愿不愿意？”